式敎

孰遂念

五

共八

孰遂念第十觀

豐山　洪吉周　纂

庚式敎念

詩興山樞聖與沂雩持之有符寬以居娛譬

濫于舓遂墊汪衢隸酡傖猫希不同趍述庚

式敎念

君子燕樂所以舒心志節勞佚也惇嘉諸會已見於

上（丙十四十五）安於往昔暇日或登北園窮吾老太虛之

勝（甲九）或趺宕乎江湖溪（甲十）潭（甲九）之間固无所不宜雖

子弟則不可耽遊而嬉學　方春弱卉始芽嫩柳初

自然經室藏

舒亘游西湖

西湖早春詩

雨後微波一丈強東風昨夜報春先綠洲細艸尖新綠夾岸垂楊晴淺黃殘雪拆成龍爪篆晚霞烘作鳳頭糚輕舟蕩槳纖歌發兩兩三三伴女郎

春闌景明鶯花娟入亘游南江

南江晚春詩

小櫂春江曲桃花娟晚霄蒼山正如畫微雨已前宵龍睡鶯清笛鶯啼答遠謠亭亭飛閣裡聊復卧聽潮

夏木繁陰積雨澄泉宜尋二潭

雨後西潭詩 學澄童子作

角巾堂三甲高紫雲颷飛甍峯出青天座上清樽珠履錯庭前綉幔纖歌唱是背不足快吾心飄然遠舉名山訪上可御風登玄圃下可披雲八鴈宕出門一笑天地濶森羅万象環類仰回首忽望東北隅萬丈削出芙蓉嶂好鳥啼断山路轉白鷳飛尽平蕪曠昨夜跡簾聽雨聲後溪鳴激前溪漲万古蒼山山外洞上有飛瀑天下壯漸聞山逕水聲近步步踟躕拄玉杖麗水佳山看不厭烟霞秀色来

遠望不覺吾身入眞境心神恍惚都相忘忽驚巨
崖當前起丂峰直垂眞珠帳眼纈不能覩其勢口
呿不能言其狀尾閭泄之大海注長風吹翻鰲波
浪蛟龍鬪野風雨急鯨鯢噴雪江河盪瓊瑤亂落
鳴琮琤仙女碎佩紛相向大旱不涸霖不添春來
秋去長無恙飛流直下七萬尺噴入澄潭中蕩漾
奔騰激石鶩疾雷盈科混混千里放松林忽轉丹
閣聳斜月凭欄意氣暢俯視潭水水清冽瓊杯酌
出新醪醾十洲三島羅眼前何必樓船尋蓬閬海
圻河岐豈足較至大至廣不可量狀瀚胚中丂斟

庢浩肰一氣吾齋卷

雨後東潭詩

丙寅五月雨足我三農頫豈直三農喜澄泉萬道噴孤峰素練展巖崖珠瓴建轟砰雹霤翕吒嗥熊乕健者者冢竅怒森森百鬼遁深潭仰爲坎鉅嶂峙成艮奇石擢牙笏濺沫磨碩鈍上岈却似兗下圻仍如無泠飈屏蒸暑袪衣朝不褪呼童擲飛觴炊爇雕胡飯侑以一罇酒与君相酬勸陶肰足醉飽萬象爭來獻一水尚云奇況此雙流滙一与一爲二散作百千萬須臾復爲一混沌齊物論迺知

自然經堂藏

東潭水即一光天圖

秋天皓月在与東溪及南江相宜

秋泛東溪詩 海居子作

東溪之水碧如羅錦纜牙檣載笑歌月白沙明秋色遠澄波一道接銀河

青青蒻笠綠簑衣非有幽人垂釣𧼈一色荷花看不見漁歌起處白鷗飛

秋泛南江詩 海居子作

萬里寒空絶点埃西中山水鏡中開春来爲訪仙源路便逐桃花去不迴

萬里秋江上晴光遠近同錦帆迎翠竹霜日背丹
楓潮落孤洲出雲題兩岸空蓬萊如可望咫尺海
門通
○雪色則又以東溪爲最蓋此數處無不冝於四時
而今特言其最盛耳太虛絶境非人世所有旬日不
到郤客當積内有堂室足容眷屬以時簡率移居經
月閱序可也

移居太虛府詩

長歎一宇宙宇宙何漫漫宇宙之外幾萬里鵬飛
不識天衢寬若有人兮斗之維霓爲衣裾星爲冠

所居無非蓬与瀛樓臺處處飛雲端西有平湖演
漾凫鶴之所集南有澄江浩渺蛟龍之所蟠忽何
爲乎翩然而遠舉上摩素月驂青鸞乎陶九垓鋪
廣漠俯瞰五嶽交噴吮珠璣爲君庭金玉爲君堈
太和之風窮朧燧上清之氣六月寒夷然凜浩然
醒援我素琴爲君而一彈一彈響丁林再彈鳴意
湍三彈又四彈紫雲翠靄皆盤桓強以名之曰太
虛府從此千年万年佚居而甘餐
道觀九押蘭若押亦宜時訪以澄襟抱

訪道士詩 學瀣童子作

北山多白雲浮浮似樓閣孤松隱遠岫流水護深
壑麗宇出林中玲瓏屛丹騰皎月照羅幃珠星掛
蘆箔中有脩道者冠峩又帶博夜凉星冠轉天寒
羽衣薄山中碧艸長呼童種靈藥散坐明月下翩
翩似癯鶴自我出紅塵雲林有真約扶我丹藜杖
躡我彩雲屩步隨泉教去天影轉宵漢昔我入此
山山花方吐蕚今我入此山紛紛花已落落花滿柴
門飛鳴喧鳥雀雲深林麋眠露清溪魚躍山人見
我來忻起野服着揖我上星壇邀我入雲幌往辰
難再遇聊与對清酌俯瞰山蹊邃仰觀天宇廓遐

欄聽流泉炅櫟共渓洎清宵八虛明万象都寂寞
相對両無語誰能知此樂

訪上人詩

泠泠細泉籟引我到蒼林室靜聞僧語庭虛見佛
心雲山仝作主風雨亦相尋政値鐘歌蒼烔万
堅陰

北山宜數歲一往適搜三十六峯之奥九叩

游北山記

北山古無關者上仙諸佛之所未據也以故無名
繇其在太虛府之北也謂之北山其峰特奇以峭

者三十有六餘崗巒之秀不勝數山之總周盈數百里多靈洞嵌竪絶异之境自沆瀣子卜居始拓以顯之寺觀齋宇幽入樵客之跡相望為山無凄艸猛獸蟲往與而不危厭世之人亦尠有至者自三光洞天岬之北歷崎嶇嵳峩嶭三二里而得山之脚其石皆磝礉礉礪磠磬礫礐礑磈而磼磼其水皆洞溶滈淯滑漱滌滺漩濟而沸激其土皆觭巃瑩磽瑰寀而臧潤其峯峦之大者皆嶙峋崆峗嶄嶂而巉穹其小者皆慓嵘嶪峨崚嶒而嵰嵉其崖谷皆匿匼谽谺張口而鋸牙其洞穴皆盤迴嵬

朗赫儵涵虛胎灵秀而毓仙真其木多松柟枝柱
枝栟梓梧櫟枏樅橘君遷古度之林其艸多芝蘭
萱婁蓍朮匠芎書帶吉祥之叢其禽鳥多鶴鸞鳴
駝鴒鶂鵁鵰宋留鸚鵡希有之群其獸多麒麟騶
虞角端麐麖之友此其大較也至其涵脊雲霓發
滃烱霞輝焜乎日月泛游乎星霄神化之所胥歘
物象之所宗祖觀者各足其量而已其歲其月之
日沆瀣子携客入山宿旬有幾月而反客謂沆瀣
子曰子既卜宅于茲山下獎千古之蒙微而顯之
矣奚不私茲山而全有之其奇峰邃洞瓌瑋之所

皆尊室以御之以爲子之别館如太虛雲水押者
比于沆瀣子曰億古之聖人舟車之所暨象譯之
所通未嘗尽爲之疆域也兹山雖多絶境而三光
太虛宗爲之甲至其巖厓潭瀑之觀又未有兩潭
敵也吾既扶其尤而有之何必尽取以爲慊哉客
曰子于太虛以下諸記皆未嘗道其物色之詳而
獨兹山爲屑屑也意兹山之最奇也今云不及奚
以哉沆瀣子曰賢人君子之道德事功言語之所
可述也若夫神聖人則不能名爲子不知屑屑之
記乃其所以不及歟嗚呼子又安知此記之真屑

屑也子又安知兹山之真不我有也子拘人也誠不足以聞吾事

游北山詩

北山上与星辰配千年積炁凝蒼黛三十六峯高抻天俯視玄鶴駕鵝背谷谷林樹鬱葱蓊峀峀雲烟㶑霾霿我來不貫攀陟勞好与長空晚相對笑角紛紛游覽者披蓁蹋蹬迭進退後入節觽前入萩下嶺笑吝中嶺欲瞚目不見山之高離知身在山之内題來獨上絳霄抬九岬何處團團一拳塊沆瀣岬雲水二樓皆曠敞辨外内時屋之可也

東溪南岸處士卄匠時相往來而雪中以小櫂相訪如剡中故事尤好

東溪雪中訪南岸處士詩

君家白雲裡白雲時散聚聚爲溪雪飛瑟瑟披林樹我來憂鷗節鵁鶄山日暮對君如對雪高談展心素所嗟安道俗遂廻王子步披襟不知寒林際細月吐

宅中西南六院甲五六幽邃奇麗固亦不讓於遐境逍遙自適无待於外頻與文士譚朋暢叙于西三院或以文詞相揚摧女眷溪居臺榭或往來南三院無害

也
惇嘉二會（甲十四十五）之外不宜頻作無名之燕集如生
日及過壽設餕邀集宗族賓友亦當兼行惇嘉之會
宅中所在之賓客不可不時與饗燕（歲一行之可）而亦當
無以嘉會不可淫事醉飽讙呼切勿參以女樂 良
賞俗節或設餕會客酒肉蔬果之品務從簡薄倣洛
中真率會故事花前月下之集潭亭（甲九）江榭（甲十）之賞
一杯酒一楪殽亦足濟勝而俱宜揖遜而后下筯箴
警而后舉觶俾威儀動止秩秩可則無有醉飽之愆
言語之失

小集儀

賓主諸人相揖就坐（拜卑幼）年少一人跪誦談戒（一已育五御）賓主皆揖酒饌至又跪告曰應將毋醉賓主皆揖散時又相揖（拜卑幼）

○會時不飲酒者進醴　農時主人攜子弟賓客吏奴躬往近宅田庄監耕置酒宰豚以餉農人

監耕儀

主人率子弟賓客躬詣壟上立農夫皆列拜視耕訖子弟一人跪告勞農遂命從者進酒肉饋諸農夫農夫又列拜而后吃俟農夫吃飽後方進酒饌

自然[illegible][illegible]藏

于主人以下餘如小集儀
耘時亦携酒督饁

督饁儀

主人率子弟賓客躬詣壟上令農夫饁婦皆列拜
主人親視耘耨勸慢仍命各進饁飯饁婦各捧飯
列置于主人前主人取匙親嘗一二口命衆農夫
聚吃子弟號告勞衆餘同監耕儀　陶峰給饁婦
米人各一二斗
○穫時亦一往視之大設酒食均饒農人及從隷儀
同監耕　婦人於春月擇南院內中空屋治蚕女學

蚕績功成設饌饋蚕女及執事婢使

績成儀

主婦東向坐女婦左右侍坐蚕婦及女賓來者西向坐執事者跪告績功既成敢勞蚕師乃進膳羞既飽執事者以主婦命致幣于蚕婦蚕婦拜受主婦荅拜

○第室成則有落錢書該亦當有宴而俱兼行嘉會工匠及監董人別設盛饋雖墻垣種卉之小役主人躬視則亦須以酒食犒役夫畢如墾耕儀吏隸奴婢工匠及隣氓任使者俱當於臘后一犒賞役饌使之醉飽仍許三日之暇第三日衆

自然經堂藏

入醵錢會飲仍設饌享主人（只一盤勿令徧及宅眷）

臘醵儀

主人及子弟諸客列坐堂上設長席于庭東西吏隸以下趍詣階下羅拜主人使子弟傳語曰介輩終歲任使多著勤勞今當歲成設茲薄饌聊報萬一吏隸以下皆羅拜分東西列坐于席（男東女西）子弟親奉一盤置于吏長（諸吏之中年老有功爲衆吏隸之行首者）之前吏長起拜稱不敢不敢遂命諸僕互相搬運盞盤（或二三人共一盤或四五人共一盤）皆醉飽訖皆起詣階下羅拜而退既退方進酒饌于主人以下如小集儀（或衆行惟爲）

主人命子弟招奴隷之長一人詣階下主人使子弟傳語曰給尓輩三月暇奴長拜退 第三月釀錢會飲主人命以其中有識慮見憚者一人定為糾察俾禁挾娼及酗拏 釀訖奴隷之長一人趍入階下跪告僕輩大釀欲進一盤主人命取至階訖親酌酒賜奴隷之長奴長受跪飲起拜而退

○家近宗族及賢士遇壽親歸喜之辰而貲詘不能辦具者量宜助貲其日挈壺酒以往無行脖會或往會于其家

適情之具前因音樂博塞之戲畧已叙錄矣茲不復

列而游賞燕集之時賓主暢懷無過詩文他戲不必陳也　主人雖年老平居宜以詩書圖史爲務暇則著述文詞而已不宜有他娛以溺心志若值幽獨岑寂之時延宅中談友叱騁辨古今以助笑謔

友談

主人翁謂談友曰子知子與我之幸乎談友曰願聞之主人翁曰今之時唐虞之世也子與我俱遭是世非幸乎談友曰願聞之主人翁曰唐虞之所以爲唐虞比屋之可封也夫理氣性命孔門高弟之所未能詳也而今之鄉塾秀才皆言之不差絲

詩書六經之義孔安國鄭康成以下承不能無失
而今之童生貢士談之若指掌揚雄名儒也不明
乎入臣之大倫涑水篤學也不達乎帝王之正統
今之世識字之儒有昧於是乎王祥孟宗之孝閔
千百年之積歷一二遇今之百室之縣有不能焉
于積氷握筭于厚雪者乎兩漢之世學者極盛而
六經之箋堂敵今數十卷書厥其號稱大儒碩士
者率裁通一經不知有他書今經文之從百家註
說者已不啻累百萬其餘子史詩文諸書積之抗
嵩然不窺其大略不能為功今儒古之文士如能

自然經堂藏

謝沈宋韋孟諸名家皆詩而不能文李翺曾鞏則文而不能詩唐之獨孤及梁肅宋之柳開穆脩以善古文名而其辭往往拙野不馴乎繩墨今之士大夫詩不能精聲律文不能循尺度推其餘而不能兼工乎書画顧不敢自盜於鄉黨朋友附道術言行之郁郁為古無倫也吾恐唐虞比屋之民未必尽知如是也談友曰噫嘻子固有激而言欤今時之可比於唐虞者顧不在是也且子以為今世之士人人而談性說理者其真知性理耶子以為今世之士人人而剖析六經者其真知六經耶子以

爲今世之士入入而明君臣之大倫者其真知君臣之大倫耶子以爲今世之士入入而顯揚家世之至行者其真知至行之所本耶子以爲今世之士入入而博於書者其真知書耶子以爲今世之士入入而能詩文者其真知詩文耶使其真知乎滋不得于唐虞希也主人翁曰吾誠懼其或未真也而子轉病夫其真歟頓開其說談友曰子欲聞唐虞之說乎堯治天下五十年而群臣百姓不知其治不治不唯群臣百姓而已並与堯而不自知其治不治是故童子之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老人之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哉夫使人不識不知者罔帝堯之則也是故孔子贊堯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其贊舜曰无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其論治民則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使唐虞比屋之民盡知羲和之曆象伯夷之禮后夔之樂臯陶之典刑璿璣玉衡之度河圖洛書之數何以為唐虞孔子不言性與天道堂游夏之徒其才識不如今之人不足以與聞乎此歟書必竹簡字必蝌蚪豈聖人之知不如蔡倫蔡邕馮道和凝不能廣書籍於天下乎知德者鮮歟

后聖人尊道經典背文詞者寡厥后宏儒鉅匠附出而相壁使天下而背真知乎則聖人不足尊而民不與慮宏儒不附出而各矜其所聞世之衰且庳將不得与今特比剏可詹虛心与論乎吾故曰今之所謂知者未必皆真知也唯其未真知也尚可以致詹矣而進之甬主人翁曰願聞其所以未真談友曰迎者木之紋也牲者怒之謚也制木之紋曰天可乎究木之紋曰一可乎人之面月百体千萬人皆全至於禽獸厥后有不同爲人固未嘗有肴在月下者矣人固未嘗有臍在臆上者矣人固

自然經堂藏

未嘗有中耳而左右口者矣以此而謂之天下之人面皆同可也厥孳兄弟雖有酷相肖者人亦所而辨之堯舜禹湯聖則同而性則未嘗盡同也況愚人乎古之知性者莫如孟子其曰性善則知凡人之性未嘗無善也其曰忍性則知君子之性亦不可以任之也若夫指樹間之飛鳥曰面目百体与人同子人可信之邪古之聖王以詩書治天下孔子不能行其道于天下刪述六經与門弟子討論之門弟子又推其義而相与講明其道於是乎四書作焉六經之指具在四書固不藉註說爲也

舍四書而別求六經之解猶舍舟楫而別求濟川也舍六經而專尚四書猶壞室堂而汛埽其門庭也人臣之忠莫大於安其君安其君有道國寧而後君安寧其國有道百姓足然后國寧足百姓有道士大夫恬於爵祿而介於貨然后百姓足人臣之義莫大於聖其君聖其君有道崇道德然后君聖崇道德有道言必拂其志然后道德崇言必拂其志有道士大夫不恤其身之利害然后言必拂其志孔子微子啓之裔也微子啓聖人也孔子匡一稱之於三仁而与箕子比干混私之未嘗表而

自然經堂藏

稱之曰吾祖微子也正考父賢大夫也而孔子之祖也孔子論古賢人多矣而未嘗舉也微蓋僖伯考父之賢孰知之孔父嘉忠臣也而孔子之祖也孔子厪一書於春秋之經而不可詳其事宗也微左邱明公羊高孔父之忠孰知之孟子之母哲媛也微劉子政之傳人又孰知有孟母子又嘗關王祥孟宗之子孫抱牒而跡公門齎牘而犯蹕路隸書卷如叢束奔走于縉紳大夫之室乎一經之通以是而事君以是而理民以是而專對以是而折獄訟所讀誦者有倍乎一經則宜其材德事功之

百漢人也不能文者后世讀其詩不能詩者后世讀其文拙野不絕墨者能閒乎繩墨之先既兼而能之矣既精而循矣百年之後求其一字之媵以沾被未學頗可得耶主人翁曰子之説信辯矣敢問今之可以致唐吴者奚在也談友曰三皇之世書契不造其道不可得以究已自伏羲造字以來至于唐吴無一卷書之傳后世何也將謂之亾於秦火耶孔子之言不一及羲軒何也唐吴之去軒嚳未遠其書必有存者是必夏殷之閒而失之耳殷有天下因夏禮而損益之周有天下因殷禮而損

並之夏殷之禮既掌矣並与其典章制度之記錄者而不傳焉孔子蓋能言其畧而又嘆其文獻之不足徵是在孔子時其書已不全矣亦非嬴氏罪也古之聖人既新其道而改其禮寘其舊典而不復問任其散佚而不必守非如后世之役役乎蒐索勞勞乎攷證猶恐其一毫之缺也夏殷之衰禮久而敝承之者不得不改也虞夏之際聖人繼作時未嘗汙也民未嘗易也而帝道之變而為王道變之不隆而浸乎庳何也蓋因其勢之不得不然雖聖人無如之何矣水之流必漸而下時之古今亡

猶是也自大禹以后至于今四千餘年司天下者世世皆堯舜禹也今之時則猶今之時也惟戰國之爭秦之坑焚莽操之篡五胡之亂舉其餘兵革悖亂之事不作而已功德洽于下民而閭里無愁苦之聲庠序學校之閒雍雍乎詩禮孝讓而已若其政事風俗言語文章之日卑以纖雖堯舜禹無如之何矣至其禮樂制度之變又不知有幾遭也井田未必存也封建未必存也肉刑未必存也昏之親迎冠之三加未必古也衮冕之章佩玉之數黄鍾大吕之音未必如古也既變之后其古書未

必嘗傳也何以知之以夏殷周知之也聖人之爲
聖人無他爲同時而善辨也其次大賢也大賢之
于世視其俗之所敝而章之孔子孟氏之傳絶而
六經熸于秦漢之學者固嘗彬彬矣嗣厥后說經
者眩於纖緯求道者泥於訓詁談理者溺於佛老
天下靡然而一轍蓋千有餘年而有宋周程朱子
出斯道復興入至今賴之周程朱子之所以爲大
賢以其不狃乎天下之同而求之於其外也其次
豪傑之士也豪傑之士之于世不徇其尚同齊梁
始唐之詩非不妍然工矣杜子美則以沈鬱雄老

之弊易之非謂其不善而易之也厭其同于俗而已然許四傑之文非不斵然麗矣韓吏部則以宏肆渾灝之弊易之非謂其不善而易之也厭其同乎俗而已然杜甫韓愈皆當唐之衰亂流離竄斥阨困之与虞周程三子之時宋之治已濡矣而朱夫子又生南渡後此天也非人力也若夫商鞅変政而先王之道圮王介甫変法而宋祚削王李鍾譚錢受之金人瑞之徒変文詞而中國淪於左衽此皆負其才亢其志下之不肯循乎同上之不能裹乎変者也聖人之不作於世二千年矣幸而得

自[illegible]藏

大賢人豪傑之士而廢之其時則已大曆貞元矣
熙寧慶元矣若又不幸而遇商鞅以下數人則又
將如之何哉是故與其不能得聖人而廢之也無
寧論論賢賢拘天下之所常循天下之所一不離
乎數百年已漸之俗不脫乎數千里同然之口士
大夫無奇功脩節閭巷之間不敢爲崖異之論偉
絶之行猶不害其爲治安之世也唐虞之後數治
安者必曰三代三代之後數治安者必曰漢文漢
文恭儉玄默爲天下先得賈生之賢不能究其用
其于改正朔易服色謙讓未遑爲及至武帝始改

造太初曆復用夏正其禮樂制度多從賈生之說而天下亦紛然多故矣故曰與其不得爲唐吳寧爲漢文漢文者固三代之階也而三代則又唐吳之階也今之可以致唐虞固在乎世無豪傑之士也主人翁曰使世有豪傑之士則今之變之也當奈何談友曰未可知爾周程朱子之賢固未若黃帝堯舜禹湯之聖也黃帝堯舜禹湯之法有時而變變之者皆聖人也非異端也周之誥命不同乎堯舜之典孔子雖好者惟詩書厭其言語文辭無一似詩書者左氏太史書之變也離騷天問詩之

変也杜詩韓文雖善又未可与詩書並也詩書有
時而可変況韓杜乎今之所以変之也吾固未知
其道爾其必使性命理氣談之者世不一二人六
經之文百家之籍讀之者万不一二人詩之能成
四言一句文之能作書札訴牒者千不一二人朝
廷之上勉爲清直而不名利之爭巷野之中敦行
孝悌而不虛僞之飾行之數十年在朝在野熙熙
肰不知國之治不治而街衢之無髻必有不識不
知必謂矣夫如是謂之真唐吴可也奚翅致而已
哉肰是必聖人作肰后能也豪傑之士欲致此則

將見其殰頓狼狽不見用以窮而背之蓋哀以庠
也使商鞅王介甫之徒而聞此言則天下之不幸
又不勝言也吾既被子之疆而妄言之子姑祕是
説毋輕告人
○談友所言故事必問其出自何書取考而使人鈔
之凡看書及与人言語有未詳其出典者皆博考以
鈔錄之得近世人所著書有格言妙論可備考閲者
輒令鈔錄常常披玩亦足消寂聚多則付之津逮館
甲八 俾分類蒐輯別作一書亦无不可
經書及古文詞老人難於誦讀須用直日之法其法

自然經堂藏

每日以其書幾篇拈取（任抽其篇不必循次）以其中一篇為主餘篇為陪使子弟或文友三乙論其主篇數過餘篇之皆一看夜曉少眠時沈浸思貫明日則擬定主篇而餘篇有不足深究者之擬以他篇其辭迴俱長者留之至羨日乃擬

凡例（詩經）

一日 關雎（主） 思齊 良耜 氓 小明 苕之華

二日 關雎 思齊 良耜 小宛（主） 氓 小明

三日 關雎 思齊 良耜 小宛 竹竿 無羊（主）

四月關雎　思齊　良耜　小宛　竹竿主　無
羊
五月關雎　思齊主　小宛　昊天有成命　無
羊　宛丘
六月關雎　昊天有成命　洞酌　節南山　大
叔于田主
殷武

○溫誦經書有覔字法假如誦尚書則始誦曰若稽古帝堯而得曰字繼誦其下文而覔若字至欽若昊天得之又誦其下文而覔稽字至曰若稽古帝舜得

自然經室藏

之又誦其下文而覓古字至曰若稽古大禹得之帝字得於祗承于帝克字得於説命俾厥后惟克舜曰字得於日時予之辜泰誓下得放字武成得勲字如是至竟一部而復誦堯典以次覓之至前幾遍覓尽而后止則誦自浹熟亦可忘煩　有尚友法古自上古至戰國之末漢唐宋明雜秦吳魏晋南北朝隋五代金元清通謂之雜東自枌君至近古者生存今人各擇一人凡八人而必分八事取之一道德一調戲一方直敢言可備規箴一通鍊機務可幹賞產一有勇力可捍禦外侮一高爽閑逸可共游賞一善談辯可問答一精鑒技可保護列書八人于帖

今學記錄乙乙考取其人事蹟覩之今人則今文友別作小傳或贊至明日又改擇之日以爲課

發例

古州綽力漢晁殉務唐元結朔宋謝良佐德明李時勉五雜戴逵遂東許浚璧今張允成訣

○曾有所著尚友書分以四科今錄于左而課日所取不必拘此書之裁否

尚友書

求之於今之人則師其尊而有德者友其良而有業者求之於古之人則其聖者師之其賢者友之

此孟子所謂尚友也余傷今之人鮮可友廼取古人余所欽愛者作尚友書以之晨夕覽規若從其人而游又何必濯眼摻袪親接其言笑而后友云乎哉

甲集

道者士之領歛而藏諸躬則為德行發而施諸用則為功業今取其言行之合乎道者二十有一人為甲集何不取伊傅周召伯夷太公及孔子顏曾以至于子思孟子也曰師之云乎宜曰友之云乎

端木賜子贛師孔子以言語稱其聰明睿達蓋生

知之亞也閔損子騫孝而有德之學于孔子孔門
高第如季路冉有皆仕非其義獨子騫超高
仲由子路之孔子高第強勇不收夫子常稱之蓋
余畏友也厭死不得其所余傷之
言偃子游卜商子夏皆孔門之有文學者
有若子開冉耕伯牛冉雍仲弓顓孫師子張原憲
子思南宮縚子容皆學于孔氏者若稱其似聖人
耕雍俱以德行顓師高有威憲安貧而勵恥縚謹
言以遠罪皆哲人也憲尤余所重
右十一人游於聖人之域雖不能嗣統傳道之

自然經堂藏

皆立言尚行卓乎爲百世師余從之游以資其博聞交修之宗廟助淑艾之端一

展禽魯大夫志介而氣和直道無詘友斯人可無陷於非義時在孔子前而先之以孔門諸人者所以尊孔子也

董仲舒漢廣川人嘗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余服其言

諸葛亮孔明蜀漢丞相出處類伊尹爲政類管仲輔幼主類周公出謀決勝類子房至其才智之宏深忠義之炳烈操執之正大氣像之溫厲蓋其學

人之全体者天之不佑竟死無成世或以一二微疵道之者豈人乎哉公三代后一人余未嘗不望之而拜焉

韓愈退之倡昌黎入世稱以文章而退之自以嗣道毅然有特立氣其文亦六經餘派奇浩汪弗一其能余同將學為上宰相諸書固病矣然亦自道其才可用不徒以饑窮丐憐而已刺潮蛮人知文尹京兆民畏法倚用之豈无所裕哉

周茂叔濂溪先生得于四百年不傳之道以紹乎孟氏

程伯淳明道先生大賢也朱夫子賛其像曰元氣之會渾然天成是言也吾無間然弟正叔伊川先生嚴而正

張子厚横渠先生明而好學与二程相軒輊

邵雍尭夫謚康節遂數學寔命世之傑望之不見其涘

朱仲晦晦菴先生無所不學章六經以開后學其功不在孟子下

右六先生皆有宋大儒也余固不敢友之不敢不友其德行事功既已焜燿人耳目非余所得

以私譽故簡其辭宋多儒賢而大惡皆諸先生
門人今不殫列者括於尊也

乙集

余於古之人得脩德惇行者四人絜身遯世者十有二人棄祿辭利之士三人進退不可方之士二人凡二十一人合以錄之曰乙集

季札吳公子義以讓國國難而身請

蘧瑗伯玉衛賢大夫余思寡過而未能故友夫子之

魯仲連戰國時高士余於戰國游說諸士一切不与友而唯連之友焉爲其有儒者氣也

莊周子休蒙人雖荒唐乎其人亦至高詩云善戲
謔兮予休余謔友亦

張良子房漢高帝師惟忠惟謀惟明惟勇進有攸
據退有攸覩亞一智士倫也蓋自漢已下勲業智
畧之士余皆錄之于丙而獨孔明甲而子房乙焉

東方朔曼倩漢武帝時人亦余謔友欣其人不可
以謔度

疏廣仲翁漢太子傅一朝致仕歸蓋見機者

嚴光子陵後漢之高士士之隱遯者寧遁濁世世
無用者子陵既際漢中興帝又旁求力肩而卒去

之何也朕子陵之功盖有高於馮鄧者處愈出耳
黄憲叔度言行無所傳而一時賢士皆自以不及
其無所傳愈益高焉
郭泰林宗隱而為世師徐稺孺子遯而不求知徐
其愈乎郭欤
延篤叔堅潛居求志余兄澗泉子最与之厚
龐德公之高士余觀今世之遺逸以危者不勝計
甚或自危其身無待乎遺逸余甚傷之以故樂与
斯人友左右五人之皆後漢時
陶潛淵明晋徵士不飾而潔不強而貞不実而不

惠全其天而歸諸真自戰國以来清高離俗之士唯淵明為家

武攸緒唐人其家即天后親方嗣思之徒窮位傾宗國君獨卓乎遐矯以全其名尤人之所難為

元德秀紫芝亦唐人其為人也至清類非火食者

李泌長源唐德宗時相其人若詭誕者宋有道視其君之忌以墮始志何不絜身深藏不見於世而迺苟且若是乎

陳博圖南希夷先生宋太祖時人世謂先生始有定天下之志非也是皆先生戲耳以故大笑歸巢

文許由之事不可信故余不稱而特錄高南巢許
在矣黔婁榮啓期之徒雖見于傳記者不勝多故
余不錄而特錄陶淵明婁期之徒私矣
錢若水澹成仕宋至樞密副使勇決歸方其歸也
時寧謐主又嚮用年亡未及耄是以其退也人尤
謂難哀世士大夫無才績利於時無功惠洎乎民
位隆寵盛頌曰上將用我我亡將有為堅不肯退
既而掐稽逮胥欲悔而靡追視夫子不顧泚乎
胡瑗翼之安定先生宋人善訓誨學者同時有孫
復明復石介守道而唯先生為尖

自然堂藏

徐積仲車節孝先生安定門人賢且孝不仕

丙集

逖覲窮宙蘊才展業爾君惠毗賢者攸意或遺而布煒煌金石或屯以疚悼傷史傑唯將唯相曰文曰武宜資大猷王室是輔內毀讒言外宣良治龍忠秉節之光靡移其類非一厥數難究簡厥卓卓名崇積發凡百有位賑我群友爰述丙志尉乙之後凡五十有二人

仲山甫尹吉甫並周宣王時入輔佐中興有德有烈

管仲夷吾相齊桓霸諸侯其道周儒者所卑而蓋
自三代以降治之善未有如仲者烏可得以易言
乎哉

公孫僑子產鄭公族孔子稱其有君子之道四焉

晏嬰平仲齊景公大夫温猷篤儉余悼近世之交
者無敬故友之

樂毅佐燕昭王善用兵忠義士也

屈平字原生楚國兮既忠且貞諫王慝兮世莫与
好卒雅逖兮湘水之潔湘山碧兮彼夸毗子饕位
椋兮覡國危困若儕齊兮我友之子遲沖漠兮載

歌九章洋盈聽兮

蕭何漢高帝相高帝得天下何功爲多治財運餽餉特其一能耳方今國計漸蹙歲又洊荒余思得公一能而用之有裕嗚呼豈真無其人哉古之善理財者漢有耿壽昌唐有劉晏韓滉余皆不採而特以公兼之至若商鞅桑弘羊之徒廼盜竊在朝廷者耳

賈誼儒者其才亦大矣惜其用之欲太驟耳

汲黯長儒戇直士厭其才固有可大用者不獨直言而已

蘇武子卿忠烈為胡所畏真間天地氣者

霍光子孟雖以不學見短其輔主理天下非腐儒百千輩所可能也

丙吉少卿相以德恭慎不言功

蕭望之長倩亦善士以上俱漢文景武昭宣元間人

劉向子政漢宗室博學宏文直而不回

鄧禹仲華漢世祖相佐中興定天下惜其自進于軍門違古人待聘之義胡其不自愛也

楊震伯起李固子堅並後漢宰相震廉謹不愧固

正直不阿俱以非罪見憎夫
陳蕃仲舉後漢黨錮之首嗟呼黨錮諸賢之禍可
勝悼哉其人或未必盡出乎中道而大畧皆賢士
余以多故不盡記又不暇優劣乙焉而錄郭林宗
丙焉而錄仲舉諸賢皆統於是矣
陶侃士行材茂功鉅卓然是偉人
謝安安石雅以鎮俗重以持邦皆東晉人
高允伯恭北魏人貞直盡臣節余於僭偽諸朝無
所取友特允一人而已
房喬字玄齡杜如晦克明佐唐太宗創業守成咸

有丕績恭遜謙讓不見其跡

魏徵玄成亦佐太宗以直諫顯方太宗虛心受言裴矩之徒咸能進諫噫嘻近世士大夫乃裴矩之罪人况於公乎

褚遂良登善事太宗高宗亦直士

狄仁傑懷英宋璟史失字張九齡子壽皆唐賢相狄相天后卒以存唐君子重其功以恕其迹宋張皆相玄宗秉直以行

張巡巡唐之忠臣文武材全不獨一死以爲節也

郭子儀子儀歷玄肅代德四朝智以戡亂身以威

猶忠以護國哲以保身富而恭貴而謙功益高而
志益下遇猜忌之主姦臣秉政而身不危享用祉
福壽耇多子孫至于今上自士大夫下至輿臺僕
妾語福履必曰郭令公莫不頌慕公寔有以致此
者

顏真卿清源忠直毅烈入

陸贄敬輿德宗時以直道進竟以直道擯文學政
事之能該誠忠才智之能具其庶幾古社稷臣歟

裴度中立以將相才相憲宗穆宗敬宗文宗覯幾
負欽名遠而道不玷唐李之相如李德裕牛僧孺

者非不才且能矣樹黨交軋卒為國家害余並不
取
柳公綽子寬亡憲宗時理家有禮度其人又將相
材
李沆太初以德器為相兼有經濟榮
王曾孝先忠厚長者
范仲淹希文有伊尹志行道不苟其子純仁堯夫
亡賢宰相
韓琦稚圭為相而安天下為將而定邊周德崇而
量恢所謂偉人

富弼秉國忠直爲相与韓琦齊名
歐陽脩永叔以文學見用至參知政事讜直不回
司馬光君實力學以誠身篤忠以輔國
呂公著晦叔与君實同相有謨業宋多賢宰相今
擢其尤俊者錄李沆已下八人
刘安世器之師司馬君實以直爲世所重宋多直
諫士獨書公以見其餘
范祖禹淳夫亦同時以諫諍名
李綱伯紀當宋南渡單厥志力以主復爲已任其
奏議諸篇髣髴陸贄

岳飛鵬擧南渡初猛將用兵出古人上功幾成而死檜之姦忠烈炳千古夫以弓刀立名者余鮮与友獨友郭令公及公蜀漢關壽亭侯勇畧忠義蓋与公上下而后世以王爵櫂余所以不敢友也

文天祥履善宋亡而殉仁盡義至

陸秀夫君實亦殉宋嗚呼使茲數子生乎世佐良主其功業豈勝述哉

劉基伯溫以經濟才輔我　皇明太祖得天下遂功避權情其終不能如子房之遯晦以保其躬

方孝孺希直惇雅有文學死又得其正于才畧則

周短也

于謙廷益將相才純忠有社稷功竟以功死

王守仁伯安好學具文武才學頗駁

丁集

文詞之於道亦末矣然道不得不明古之長於是者頗或浮躁放狂茂足与徵善今遴其賢者堂十有五人為丁集以終焉其已見於他集者不複見

司馬遷子長漢武帝時太史令作史記文章高於古人其議論雖駁然亦往往合於道不可謂不知學者特或激溉而過正

司馬相如長卿亦同時其文長詞賦侈靡其體以有補者諫獵書也其說以自玷者封禪書也

陳子昂伯玉唐人善古詩其人亦可像其汗漫

李白太白杜甫子美孟浩浩然韋應物孜字元白居易樂天俱唐詩人李賀肆適逸杜牧直沈健其人亦忠朴孟澹以素韋平以緩白以休退稱不獨詩也元和之際又有柳宗元劉禹錫元稹以詩文著而持身不廢陷于小人之科余故棄之宗元固有識惜其不自重晚年稍自愛其文則余固嘗好之已

李翺習之學韓退之為古文多儒者言

自然經堂藏

蘇軾子瞻弟轍子由皆宋人自其文明允爲文章子瞻尤奇變不可方信神於文者其人不幸爲君子所非然亦多有可觀轍文亦善然大不及其昆

曾鞏子固亦宋人文有法紀

黄庭堅魯直与蘇子瞻友善詩學杜頗崛嶄

陸游務觀南渡后人忼慨有志氣詩以發之其詩無所不言亦大家

余於丁集簡之審矣漢唐之人多文矣而人不足友則不敢採宋明之間多賢矣而文非余所喜則不敢選所以若是尠也古語曰欲知其人視其友

庶幾覽者知余於人何所尚於文実所看也

詩文雜体可以遊戲適情者甚多（如回文玉連環集句之類略見已六）其已在於古者今不具録而如以回文兼玉連環古人無作

、叢例

空洲小嶼晩疊鴻鳥度斜川對岸楓風轉語蟬清月叫斗横飛鶴遠天冲中庭響急碪鳴杵午夜催寒井落桐同望四山青繞棟東南挹翠潾岷空

儷語回文或有作之者而絞語尤難工

叢例

自然[illegible]藏

珠騈吐文錦層噓氣傑偉之士衆集詞賦之英群
興淙淙之泉流碎瓊響答獱呼燦燦之白彩鋪綺
先動亂濬山為水兮水為山暮復朝兮朝復暮逝
風長而筆落馳景晏而鶴揮樓危渺丹合雲烟而
橫星月壑邃絲翠歲神鬼而遒虎獻喬松之年永
懷夢遠壺嶠許巢之標高挹思騁韻箕

韵部百六各取一字為文尾新奇

史撫

迥視號佗庖犧軒嚳堯欽舜孝夏徐啟懲誕盤有
周奉岩吉命降逑戰塗閃奪未定贏暴項劉帝啓

大漢再顏復引姦胄台患六邦迭襲諱適所合唐
興化家慭頓偉業晃逢底僭貪殺壞法宋星聚奎
濂閩楷範奇渥莜獪歷運甚惛天監羅障咸恢近
遠虜棲孔睛我東道顯

答仲 澗泉先生作

瞻雁迥想買鯉啓緘忻接手潤奚滅面諱矧報温
清顯迓吉祺我懷則降若瘳渴飢載覿妙搆巧息
坌涌山舞翩鶩海胎老蚌平上去八數恰百六燈
謎從解貂尾敢續灕管染翰霞絳錦蔚無曰小枚
甕慰耿結安枕餍飫課誦敦訓青春何遠剳眼相

遺金馮玄冬書贈同胞

集句文中國入或有之而此詩甚難

上書（老上皇帝書）家兄（顏与黃魯直書）

伏覩兄（柳与李睦州服氣書）甚喜（老送石昌言北使引）南豐（歐送曾鞏秀才書）之文（蘇与梅直講書）終日以讀之（老上歐陽內翰書）不厭（韓送區冊序）區區（韓論捕賊行賞表）不能無慨然者也（王上時政疏）古之君子（坡醉白堂記）學為文章（歐送徐無黨南歸序）其所讀皆聖人之書（韓上宰相書）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文稍采取之（柳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其下（坡放鶴亭記）雖太史公書（韓送王秀才書）有法度可觀（韓柳子厚墓誌）過此以還（坡登州謝兩府啓）獨韓愈（柳与

（韋中立論御道書）歐陽脩（歐醉翁亭記）其尤也（韓送孟東野序）韓子之（柳讀毛穎傳後題）神施鬼設（韓貞曜墓志）不專一能（韓送窮文）歐陽子之（老上歐陽內翰書）閎肆平淡（歐梅聖俞墓誌）金聲玉躍（柳与友人論文書）皆天下之奇材也（王讀柳宗元傳）吾兄（歐游儵亭記）沈潛乎（韓上兵部李侍郎書）詩書易春秋（韓原道）百氏之書（韓答侯繼書）其隙也（柳始得西山宴遊記）取二家言覘之則（柳与劉禹錫論易九六書）作爲文章（韓進學解）沛然如川之方至（穎子瞻和陶詩集引）又何美乎（坡前赤壁賦）曾鞏（曾送周屯田序）鞏之（曾答范資政書）泓涵演迤（韓藍田縣丞廳壁記）寬厚宏博（穎上樞密韓太尉書）不可謂不至矣（坡形勢不如德論）若夫（老衡任相論）猖狂恣睢（柳答韋珩示韓文墨事書）大放

自然堂[illegible]藏

厥辭（韓子祭柳子厚文）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柳与揚京兆書）亦容有

未必然也（老辨姦論）向所謂（韓原道）韓子（坡韓非論）歐陽子（歐坡敘賦）

其文已不遠先秦古書（坡与王庠書）況肇也哉（曾鞏歐陽舍

人書）君子（坡王君寶繪堂記）通經學古（坡六一居士集序）養其根

而竢其實（韓答李翊書）其文（坡答張文潛縣丞書）博辯雄偉（歐黃夢升墓

誌）雖羙翰戲語率然而作（坡范文正公文集序）皆可以（柳与崔連州論石

鍾乳書）上窺姚姒（韓進學解）灝灝而噩噩（韓上襄陽于書）苟如

是（韓上張僕射書）可使（柳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子固讀吾書（王与曾子固書）

何必（歐菱溪石記）讀其書（歐王彥章畫像記）而後（歐梅聖俞詩集序）爲

文章（柳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也哉（潁黃門快哉亭記）

答書（冏泉先生作）

得笫書甚善（柳與呂恭）誠中吾病（柳與史官韓愈）敢尚似有不相曉者（韓答崔立之）姑示子其略（柳愚溪對）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抜答張籍縣丞）文穿蠹經傳移此儇彼（歐與荊南樂秀才）務采色夸敎育以為工（柳答韋中立論師道）不顧事宗而益之以誣恠（柳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或止於恠僻而不可讀（抜謝歐陽內翰）其不敢者（頻臣事策二道）切近昧陋（韓王弘中碑）作俗下文字（韓與馮宿論文）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老上田樞）答子固之文（抜與曾子固）紆餘委備（老上歐陽內翰）外枯中腴（抜評陶詩）裝而讀之（歐答吳充秀才）若無以異於衆人者（抜荀卿論）

自然經堂藏

反復讀之歐與張秀才第二書久而有味曾洪渥傳愈久而愈可
愛歐蘇明允墓誌非有韓序式素所學問曾宜黃縣學記究窮於經
傳史記百家之說韓上兵部李侍郎落其華而收其實柳宗
序元者亦孰能與於此王昊谷詩序求其辭時若有少失
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曾徐幹中論序漢氏以來韓與
孟簡尚書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歐讀李翱文愈之後三
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蘇六一居士集序其爲文章歐石
曼卿墓表將與詩書之作者並曾王子直文集序吾既韓貞曜先生墓誌
學之二十餘年矣韓答李翊其他韓送孟東野序著書之士歐送
徐無黨南歸序特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曾呂孫都官

豈容有（坡課百官策）若輩者哉（曾上范資政）吾之所以（曾南軒記）
口詠其言心惟其義（韓上于襄陽）反復而不能已（曾送錢純）
（老知婺州詩序）亦所以矯（王三聖人論）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
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柳毛穎傳後題）此豈
非古人所謂可為知者道難与俗人言者類耶（韓定）
（陳秀才彤序）文章之士未也歟（柳答楊京兆）未有不通此而
能為大賢君子者（韓答侯繼）吾常（柳柳宗直西漢文類序）才高識
明（坡答李廌）致力於斯文久矣（坡答劉沔都曹）當務使閎富向、
重（曾王平甫文集序）增其所未高（韓重答張籍）毋輕議輩（王答段縫）

集八家文後題　恫泉先生作

自然經堂藏

古之於辭必已出六朝文雖以剽竊見譏然尚有所裁翦鎔鑄不專用古人成語也其剽竊古人成語以為文者蓋自宋人之表啓始其始也以夸一時之巧浸淫乎遂為功令而亂世尚之夫集句為詩識者譏焉以其牽綴苟且勞而無用而且不能盡其胸中之所欲言也而況文乎哉吾弟寓仲與余讀唐宋八大家文遂戲取八家集中語為書以示余余亦戲效其体以答之寓仲才方倡思方銳月馳騁數千言若有根於紙墨之不足者其以沛然之餘而思有所橫溢為奇也亦宜余今年四十

矣聰明不逮菁莪日竭而領乃黽勉其所不能以
從事於無益之游戲不亦過乎雖然覘其驅駕群
言翕集衆長而不必其出於己也有似乎古人窜
天下之道其亦戲之近乎道者歟姑並存之以著
憲仲之能而以志吾過且見吾兄弟相与之樂云
爾

○謎語亦多有不倣乎古而奇奥難詰者今姑載數
段好事者演之可也

奇謎一

奇句留挙偷我来戒是非川虚麗日吝風交肅骨

自然經堂藏

飛

奇謎二

白雲鳳翎紫金鱗角蒼鳩呼侶紅鶴擇棲出乍
遊晨與于室醉倒詠柳朱騮風躁斑斕纖綾恩私
自優

奇謎三

旗鼓亭出擁上將而啓行誥命誕宣擢賢士而居
職金色瓊醴不溢不縮之斟珠銜玉鉉無仰無低
之稱恃非足於新邑邦基無疆卄牛耳於盟壇霸
威奠饒利斧遇鷄子之殼當心一撞崩压陶龍門

之洞翹足半倘新書一部筆硯退而裝續催嘉穀千囷畎畝空而倉廩溢明堂四門之軒豁出八九夷八蠻函谷重關之深嚴彷徨東賓西价

奇謎四

展禽 樂毅 晏嬰 汲黯 伍胥 冉雍 到溉 暨豔 法正 向寵 徐庶 鄧訓 王粲
于禁 趙孝 闞澤 郭淮 左思 賀循
陸績 崔鑑 鮑照 賈島 姚合 聶壹 李愿 寇恂 米芾 傅察 管敵 沈括 耿弇
韓絳 項佗 衛綰 狄青 宋江 胥餘

許國 解繙 齊泰 山雲 應誕 周勃 謝

朏 蚩蒼 桒飄 蒙恬 荀爽 樊噲 阮咸

㐌極 僻殖

甘誓

孔辟古文有甘誓一篇与今文不同其文体比他古文稍澀而篇中數句亦大不類今文又法王其意義尤不可解是以不敢強為之擇以俟來哲

大戰于甘乃召六師惟志惟宣力惟黜元惟𢓊明惟子墨惟同青君曰有扈氏怠我百職將我聽明㝐廢亂陰陽睃明大俾我德于病今朕以伐浴汝志汝統我大師旅越厥蠢惟汝惰于始汝惟勵咼敢有犯我疆汝之有奪朕則弘罰汝浴汝力汝惟

堅甬䠞其尚裕于退冦冦之滋侵汝宗先乎飭
哉毋速乎錐刺谺汝元汝之直允宄汝之傾允敗
績汝仆于地朕其大撞汝谺汝明惟明毋旮肆汝
職師臧否大檠汝比債汝宗魁于罪罪汝以屑枚
谺汝壆却冦惟汝誘冦亦惟汝用命賞惟錦䄂不
用命大窴于荒度俾㱿蠢蝨谺汝音志之不奮于
排力之不勂于守元之懦而北明之愚而伏壆之
畔而掐冦惟汝恃汝于䔳其大呼以警之俾各懼
而反于初汝不遷厥有大杯水在

伏生大傳曰既交綏月音三而鴉放明先奇入
碰撕門不開手墨拔拵掀衝而委把直力推擠

自然[illegible]藏

縱馬而季李虎默元脩仗若所命于敵者志不能軍此奔至多潰而返乃復令衆而諭曰今日之敗非亡罪也子旻曰吾隨人者也茂明宗棄我明日先奔者司青也青曰我之用者氣也志吾之帥也力日今日之事責在元帥君嘿朕哀久日志肉有罪矣朕吾之所之也猗奈何哉於是罰皆不行

武成 孔壁文此篇合于甘誓武成一志先代多疑之此篇篇中有武成二字提此亦眞武成且尚書誓体無兼紀征戰告功之事者故今分為二篇而注解之不能說同上篇

雎一月庚申朕群卿戰于甘曾逆墜厥約誓冠乃大猲獗小遷君命左右士十夫卿厥徒邁救十大既舉群卿復大振于將左五夫秉鉞右五夫執玄圭以導水左五夫捧椭幣延右五夫秉白旄竿

庬之有數百千冠子星集于列有行有陳維時志
益傒而先之維宣力益不離于次維黜元益端其
持維叜明益光瑩以相維子墨旧而族維司音默
而時咕有毳氏師大沮退北數萬里大遷群帥報
功誕告武成肆大賚于衆君若曰嗚呼維却冠多
術精功于賓言匪朕能奕塞讙洪茲曰冠側冠戕
朕痛倍從朕有亂臣十夫同心同德厥有底于集
休哉乃績列爵維五分土維二角其毳拱而承之
粤汝群帥其咸懋于厥始式克補愆以有厥終其
各有嘉賞

大傳曰賓于爵三彭氏不悅曰我將以是日上許君過于宮以要酒食今十夫奏饋是沮吾事
也乃問于君曰十夫何功哉司音代之癸曰三宿而後出遺古以為建今君過盡而不一宿十
夫之功也三彭氏曰不敢盡述也耳田車之所奉者在家使君至此則亦將罔矣害是府也十
夫亦何功哉君將感爲志周之大惡台柳子厚罵彭氏而幽之与點元於明宣力分部而爲守
有岳氏遂不敢入夜邑府人贈之庚申之守々遂周書武成解曰有岳氏既止使告于君曰吾
雖魔于人亦天化之西命也有熊氏南高宗皆与我用于多澤今子宗不恰而拒我于非其府
既招而復逐之我則有辭矣且子能終推我少君患之乃制夜邑之地分界而封之葵翔柰歟
蘿蔔汁而盥曰後不尽朝邑商不尽宋晉有就過此而役鄒盈氏三宿之邑者有如冀土之鵠
〇大傳及周書解皆洞泉先生所錄

唯固文文極難作盖嘗屢下筆而未就

半例

海游則魚天飛則鳥若人於世寓也樂其樂而居所居者爲何入斯

分符合璧躰尤難其法以文字之有偏傍者爲詩合讀既成文左右分讀亦成文

半例

鴻翔峽楓靜（右者爲鳥翔夾風爭左者爲江阜山木青狀落皆未圓終不能得一好句）狀此皆無益之嬉不可數爲

自然經室藏